



杨 干 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社会名流

社会名流

杨干华 著

社会名流

杨干华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12.875印张 24.6万字

1986年2月第1版 198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50册

统一书号: 10110·412 定价 2.00 元

序

陈国凯

干华的小说在南国拥有广泛的读者，我也是其中的一位。他的小说，我是见到必读的。我之所以成为他的作品的热心读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很尊重他的人品和文品。

干华是质朴的。从我认识他开始到如今，这个印象一直没有改变。一九六二年，作协广东分会举办青年作者讲习班，我们相遇了。讲习班里数他年龄最小，才二十岁左右，但已经发表了《石头奶奶》等多篇被人称道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文字洗炼幽默，刻划人物颇见功力。但生活中的干华，却是全班中最质朴之人，他穿着对襟衫、赤脚，是讲习班里唯一的“赤脚作者”。他寡言淡笑，含而不露，在大庭广众中很少见他发表什么高论，只是安静地坐在一旁听别人说话。他的作品有棱有角，他的外表却太平凡了，平凡得有时令人忘记了他的存在。当后来我接触

到某些发表了几篇作品就哇哇大叫的作者之后，我才更意识到干华的质朴沉实之可贵。

讲习班结束之后，各奔前程，干华谨守“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古训，许多年间我们没有书信来往。我只在报刊上看到他的作品。他的产量不高，但创作态度比较严肃，敷衍成篇的东西很少见。后来由于“斗争”的步步深入，终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运动，在报刊上便看不到干华的名字了，不难想象，干华也和许多业余作者一样在劫难逃，落入“四人帮”的“文字炼狱”之中。

十多年过去了，经过人生路上的九九轮回，再度见到干华，依然是两袖清风，一件布褂，艰难的岁月过早地催白了这青年人的头发。故人相见，握手默然。他经历了过多的困苦艰辛，却很少谈论自己悲凉的身世。似梦如烟的往事在他一笑中淡去了，看着他淡泊的神态，我担心他对生活变得冷漠，而对生活冷漠的人是很难进行写作的。

然而，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外表冷漠的干华在“四人帮”垮台之后不久，就发表了短篇小说《惊蛰雷》，蕴蓄已久的激情象炽热的岩浆迸涌而出，令读者为之侧目。这个优秀的短篇，标志着干华的创作上一个新的阶段。之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短篇小说，依然保持着青年时期泼辣、热情、洗炼、幽默的文风，从他的小说中可以触摸到一颗热忱诚质朴的心在跳动。

干华是真诚的——对朋友真诚，对同志真诚，对读者真诚。他对虚假、伪善、做作、僵化之类的东西有着一

本能的憎恶。这从他日常的为人处事和作品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他貌似木讷，但心清如水，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很多年来，他家境清贫，却淡泊守志，不为了乞求名利去低首求人，不为了贪图浮名去邀功取宠，表现出令人称赞的文人气节。他这个品格，凡跟他接触较多的人都是熟知的。

在这点上，我常把干华引为榜样。

干华的文品也是较高的。他把文章看成是人民的长远的事业，不媚俗欺世，不急功近利，不趋时尚，不赶时髦。他很鄙视那种为了追逐一己之名一得之利而趋走名门博取青睐的“文艺活动家”。他一年年、一月月在文学道路上跋涉着，一步一个脚印前行，面对自己熟悉的生活和理解了的人物，塑造出一个又一个人物形象，如《惊蛰雷》中的钱金贵，《彭有福赴宴》中的彭有福，都是塑造得颇为出色的典型，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中篇近作《山里的太阳》标志着他创作上又有了新的突破，作者以更深厚的概括力塑造了高大成这个典型人物，展现了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我思索过：干华的小说为什么能吸引人，耐看？我觉得除了他有较深的文字功力和形成了自己较固定的风格外，主要是他一向重视典型形象的塑造，不去追求那些水月镜花的东西。他许多小说中的人物都以独特的“这一个”站在读者面前，这是他的成功之处。纵观干华的创作路子，他很少趋时应俗地去追赶时髦小说的路子，很少踏着别人的节拍去跳舞，而是直面人生，面对现

实，安详地走自己的路，不管闲人说是非，不怕冷落和寂寞。他象文学之林中一株孤傲的树，经受春风秋月，吸取阳光雨露，在努力地抽芽、拔节、成长。

要真正理解一个作家和他的作品，有时是不那么容易的。当然，干华也有自己的弱点。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一隅，又疏于交游，无疑地限制了他的视野，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他的思路；而过分地追求作品格调的一致，是否也会使自己的创作手法略见单调？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是可贵的。但对其它流派的东西也不妨研究一下，多点儿兼收并蓄的胸怀，轻车熟径虽然走起来方便，也容易误人。搞文学的人总是要常学常新，才能使自己的步子迈得更开阔些。上面这些也是我的弱点，提出来与干华共勉吧。

干华编完集子，嘱我写几句话，我孤陋寡闻，在艺术上毫无创见，信笔写来，恐怕也是无的放矢、不得要领。不过作为他二十多年的读者和朋友，心意是真诚的。不当之处，就有望于作者和读者教正了。

1984年4月26日于广州

目 录

序.....	陈国凯 (1)
她从香港归来.....	(1)
白妹子与老黑哥.....	(13)
社会名流.....	(37)
队长得了横财.....	(48)
农技师和公社书记.....	(59)
陈大伯醉酒.....	(67)
酒席纪事.....	(75)
彭有福赴宴.....	(84)
阿靓回故乡.....	(95)
记得团聚时.....	(105)
访富小记.....	(111)
小镇理发师.....	(118)
我的伯父.....	(129)
部长的烦恼.....	(139)

卜卜斋纪事.....	(152)
阿丑和阿娜.....	(165)
春溪水涨.....	(175)
支部书记的女儿.....	(187)
乡情.....	(203)
姑娘常进他家.....	(215)
韭菜与墨兰.....	(223)
石头奶奶.....	(232)
惊蛰雷.....	(238)
天上的月亮.....	(262)
山里的太阳.....	(345)
跋.....	(401)

她从香港归来

今年春上，谢寡妇的独生女儿谢银英从香港回来了。我们田心寨几乎与世隔绝，不知山口外的世界有多大，谢银英是独一无二的香港同胞，她的回来无疑是十分轰动的。香港是不是跟别的星球一样呢？从星球来的人自然就是仙界了。谢银英有那样的福气，自然要轰动的。而更轰动的是，她竟会向梁大牛求爱，表示愿意嫁他。在艳羨港澳，把有这样关系美其名曰“南风窗”，并且千方百计找个那边女婿的今日，这就跟太阳从西方出来一样不可理解，跟贾府的林黛玉爱上焦大一样绝无可能。顷刻间，整个田心寨，不，整个田心公社，机关、单位，田头、地尾……所有的角落，无不形成热烈议论的中心。有时争得脸红脖子粗，拍凳打桌吹胡子。以致那些从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过来的人，心有余悸地提出忠告：千万不要分成两大派呀！叫人不得安宁。

谢银英要嫁梁大牛是真是假呢？嫁了之后能不能象干部职工那样调到一块呢？……提出的问题很多。前面一条，是肯定的了。有人经过内调外查，以确凿的事实证明，谢银英已经主动表了态，并且在那间土砖屋里深谈到半夜。有的据此推断，觉都睡了，一男一女在晚上谈，又是深夜，肯定有那么一回事了。而且，听说那边的人无所谓，今天可以跟这个结婚，明晚可以跟那个合铺。谢银英骤然离开那个花花世界，临时过渡，也是有的。问题就来了：谢银英未必是真心诚意，梁大牛算什么角色呢？

“他么，典型的卜佬！”田心人的评价很干脆利落。他们并不理会，出到城里，人家也照样叫自己“卜佬”的。这是广东特区对乡巴佬的新叫法，大概是土头土脑呀、土特产呀的意思差不多。他确实“卜”了些，虽然长得英俊秀气，但性情却是那样固执、古怪。他爸爸在世的时候，托媒介绍女子，要他换套新衣服去相亲，他死硬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仍然穿着那套黑不溜秋的土布褂，父亲气得拿起水勺，泼他一身精湿。原指望衣服湿了，你就被迫要换了。他不，照样穿那湿衣服去。早两年，公社莫书记死了亲弟弟，剩下个侄女儿莫莉莉孑然一身，却又疯瘫了。莫书记放出口风，谁医好了，管他瞎眼跛脚，愿意让他娶了去，并动员梁大牛见义勇为。梁大牛看那瘫女，也着实可怜，便把莫莉莉背了回来。平日间，大家知道莫书记的德性，都劝大牛想通透，要不然，也得订个合同。他不信，出了不少钱，捧屎捧尿，把个莫莉莉治好了，也是

仙女一样标致。莉莉却反了心，不愿再嫁，说他亲伯父的话不算数，莫书记也说旁人很难作主，对大牛说：“不是我食言，死丫头不听调摆，我当领导的，也不好逆了婚姻法。你是明白人，就当学了一回雷锋吧。”

提起这事，有人说了，正是因为这件事，激起了谢银英的义愤，才立意要嫁梁大牛的。谢银英在乡下时，亦曾因为当年的时势走过“流散”，闯荡江湖，养成男性的倔强、女侠的豪气，打抱不平的行为也是做得出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然而这事非同一般，靠同情去嫁人也不可靠。因此，在谢银英的老家，也掀起了追究原因的风波。

他们：叔伯婶姆，姨娘姑奶，表哥表弟，表姐表妹，所有关心她的亲戚朋友，准备回家的，不回了；回了家的，又从半道折回了，出出入入的人，把门槛都踏低了。他们一团一团，一层一层，把她围在拥挤的中心，一人一口说过来，又说过去，反复地询问、质疑、劝告，高高低低，委婉酸楚，每个人都各尽所能，用了尽可能有说服力的语言，举了尽可能奏效的例子，作了尽可能鲜明的回忆对比，希望把她拉回来。

她，谢银英，今天已经换下连衣裙，穿上中式的衣裤，显得素雅、端庄，也似乎更美了些。她是穿什么衣服都给人美感的那种女子。脸色有点苍白，眼神有点忧伤。在她的眼中，小屋子里全部的人，都差不多是她这次勇敢抉择的反对派。应该说，她这个选择，是经过痛苦的思考

的，一旦决定，前面就是悬崖，她也要跳下去了。她二十八岁了，为了寻找一个很好的归宿，她从乡下找到香港，从香港找回乡下，象沙里淘金，象居里夫人铀里炼镭似的，找一个意中人是多么不容易啊！就是找到了，从一厢情愿到心心相印，还不知有多艰难。昨天晚上，当她向他坦率表示追求的时候，那个朴实得真象一头牛的小伙子，惊得目瞪口呆，死硬不肯相信呢！

“不，你开玩笑！”“不，这不可能！”“不，我根本不配！”梁大牛一连几个回答，都是突出的一个“不”字。也难怪，自从谢银英申请去港之后，乡下人关于她的传说，就象一部动人的神话和童话。有的说她去港之后，发迹得很快，家里的小汽车比我们的火柴盒还多，手表比清凉油盒还随便，至于钱呢，我们成堆成山的木薯片也比不过。撇去这些真实性不谈，她这次回乡探母，公社莫书记对她的超过任何上级首长的欢迎规格，足以证明她的非同寻常。莫书记亲自派车去县城接回公社，左一个他，右一个也说得上时髦的莫莉莉，把她陪在中间，簇拥着，象一个外国来访的首脑，或首脑的夫人，或皇上的公主，只有在电影上才看到那样的画面。梁大牛何德何能啊！他怀疑自己是否做梦，来到了仙山琼阁。他又想起了大话馆里的聊斋故事：大凡有点姿色的有点异样的女子，不是幻化人形的鬼魅，就是修炼成精的狐狸，勾你上当后，就会把你一块一块吃掉……啊，我们这位可爱的“卜佬”，发怵、发凉、四肢麻麻地发僵，手脚也不知往哪儿放好。

梁大牛越是那副憨态，越使谢银英爱怜。风流倜傥、风度翩翩的美少年，她见过不少了。倘在那边，莫说她这样主动，就是眼神稍不检点，有些人便会象一头狼似的扑过来，把你撕个稀巴烂。然后，扬长而去，是连嘴也不抹一抹的。

“我一个乡下仔，哪配你这个大经理？”

“谁？谁是大经理？”

“听说你还是英国女皇的驸马呢！”

“驸马有女的吗？”

“呃……呃呃，我听人家说。”

在他的口中，她才知道，乡下给她创作了美好的神话。万千感慨，顿上心头。她二十八个春秋，有一半时光在夹缝中奔波辗转，初中升高中时，什么都兴推荐选拔，不兴考试，因为担着港澳关系的大包袱，她在白眼和冷笑中被否决了。之后，她常常走出故乡的山口，到外边去“流散”。她认识他，是在收容所里，他作为民兵，来把她从县城押解回公社。当他把深深勒入她两臂肌肉的绳索稍稍放松时，傲岸的她感激地回过头去。啊，这个民兵并不那样凶神恶煞，岂止，还真算得眉清目秀，俊气逼人呢。到站吃饭，他还给买了三角一碗的瘦肉汤。她被关在公社的“石头间”里，屋子又黑又潮，蚊子象群蜜蜂。也不知哪个出狱时调皮捣蛋，把屎拉在饭盅里，用饭碗复盖着……她抗议，要求改善卫生。矮墩墩的莫书记用揶揄代替训斥：“香港的房间不是设厕所的吗？现在你是得其所

哉，合你的心愿了！”只有他，民兵梁大牛，趁个空儿，打扫一遍，还洒过滴滴畏。出来之后，她找上他，表示自己的感激：

“要不是你这样好心，我半路上就逃跑了！”

“还逃港吗？”他瓮声瓮气地问。

“不逃，能过这一辈子？”说了，眇眇媚眼，试探着：“大牛，你想多活几十年吗？”

“你有仙丹吗？”

“跟我过那边去，就等于多活几十年了。那里做一个月，就是几千元，比我们乡下几分钱一个劳动日，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我跟你走？”

“你如果愿意，我……”

这分明是拉拢、引诱，无耻的女人，妖精！怪不得莫书记说她是烂破鞋，草袋！啊啊，碰上基干民兵梁大牛，你算瞎长了狗眼。只见他“啪”的一声站起来，高高大大的象一尊护法伽蓝，把那乌溜溜的七九步枪拍响道：“住嘴！你再逃，我再抓！碰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你试试！”

安

这就是基干民兵梁大牛，一个富贵不能淫的男子汉，可是，现在，正在受到谢银英的本家、亲戚、朋友一致的攻击和咒骂。他们决心不宣而战地成立一个咒骂团，把他攻击倒！

“哪个梁大牛呀？”有人问。

“哪个？你不晓得，就是昨晚挨了莫书记批评，命令他去找厕所的那个草包！”

响起了一连串的“哼哼”声，“哦哦”声。

哦，梁大牛，他奉莫书记之命，也参加了接待工作。他仪表堂堂，又有力气，莫书记有什么活，都会想到他。这次，他得到指示：事关社会主义声誉，只准做好，不准做坏。他在莫莉莉的指点下，扫地板，抹窗棂，洗饭碗，擦茶杯。“大牛，这钢丝床摆这边！”“大牛，花盆摆那边！”莉莉出口，大牛出力，一切都做得不错。乡下人尽最大的审美才华，恭候谢女士从香港归来。不幸，也出了小小的纰漏，梁大牛不晓得那象葫芦瓢的、雪白的磁盆儿派作什么用场，以为是新式的炊具，便挪进了厨房。莫书记陪同贵宾参观时，看它正儿八经蹲在菜案子上，登时气得脸色发紫：

“谁，谁把它放来这里？”他指着那“葫芦”。

“我，我放的。”梁大牛愣愣的，有点惶惑。

莫书记厉声道：“卜佬，真真卜佬！这是大便用的，你怎么这样蠢呀，丢人现眼，笨蛋！唉，象你们这班死猪，怎搞得了四个现代化！”并且下了命令：“限你十五分钟，拣一个最卫生，最宽敞的厕所，回来汇报！”瞥见贵宾在场，又赔上一个最动人的笑脸：“谢女士，那边兰花，请！”

厨师们因这个事件暂时停业，七口八舌议论那边人的生活方式，什么大便是坐着的，抹屁股是机器人代劳的，

香水从那个按钮出来的。又纷纷为梁大牛这个庄严的使命提供线索：供销社的有外表，没内里；财政所的太窄，转身会擦墙；邮局的不错；银行的勉强，……伽蓝似的梁大牛眼一横，口一张，吼道：“你们……奴才！”

他大步走出去，越过公社回廊，谢银英挣脱莫莉莉的臂弯，上前来打招呼：

“大牛，你认得我吗？”

“认得！”他直统统地答道，有一股凛然不可侵犯的气概，“烧过灰我都记得。你在石头间蹲监，我在外边看守！”气冲冲地夺门而去，也不回头。

“他，只配给我们阿银找厕所！”一个嗤嗤讥笑的声音。

谢银英解释了一次又一次，已经声哑了，疲倦了，不想再说话了。但是，她容不得大家诋毁梁大牛。一点也容不得！她站起来，那样的冷峻：“你们都尊重点人家好不好！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人！这样的人有骨气！他才是真材实料的民兵，真材实料的男人！他要不这样，我才不喜欢！你们都嘲笑他，难道山口外面的世界，你们都懂得了？老实话，我要是带他过了那边，有人事的话，说不定就上得‘丽的’呀、‘明珠’呀，你信不信？即若沾了香港的边，回到来，说不定你也得给他找厕所，把他当驸马爷供起来呢！”

“……确实，他是一条牛，不是一头狗！那边的哈叭狗你见过？见了阔人摇尾巴，见了穷人龇牙齿的。我宁愿